

中國
話本
大系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施公全案
下



中國話本大系

I 242.4
7/2



* T 0 0 9 3 8 3 *

施公全案 下

Aug 26/02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(蘇)新登字006號

中國話本大系

施公全案

無名氏 編寫

林建民 校點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64.25 插頁12 字數1,461,000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00冊

ISBN7—80519—532—3/I·164

責任編輯：徐文博 定價（上下冊）：50.00元

施公全案

下

無名氏
林建民

編寫
校點

第二百九十九回

褚壯士一意順施公

賀人傑千里投天霸

前集中已說到，施公將落馬湖猴兒李配等人擎獲，就地正法，後即赴淮安漕督本任接印事，真是風清弊絕，廉正自持。那些候補實缺人員內有一二貪賊枉法的，見着施公恩威並至，嚴厲難犯，也不敢輕試一嘗，趕將從前積習痛除殆盡。加黃天霸、關小西、計全、何路通、李昆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鳳，以及張桂蘭、郝素玉等，這一班男女武將，個個皆感施公恩德，無不盡心竭力，幫着施公爲地方上除暴安良，代國家出力，以致道路傳說，皆言施公清廉正直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褚標自黃天霸去到褚家莊打聽落馬湖的消息以後，褚標逐日探訪，後來知道施公業已救出，猴兒李配俱已拿獲正法，又聞施公已赴漕督本任。此時褚標就想前去淮安，即日打點行裝起程，直往淮安。來到總漕衙門，在轅門外將驛車停住，叫莊丁看守，他却進了頭門，也不問皂白，大踏步直向裡走。那轅門上文武巡捕官，見着褚標那種樣子，頭帶灰色毡帽，身穿土布大袍，脚着班尖藍布百納鞋，腰繫一根藍布束腰，黑黑面龐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圓眼，大鼻梁，潤口，領下一部銀白鬚，雄赳赳

(一) 原本該回目右上有「新出五續施公案清烈傳卷二」幾字，從該回目起，至第三百三十八回止，爲原本五續的內容，其中第二百九十九回至第三百零六回爲其卷一。

走了進來，不知他是個什麼人，遂上前喝道：「你這老頭子，好不知進退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你不曾見轅門口，挂些（一）虎頭牌，上寫着督轅重地。快走出去。」說着，就有兩個親兵前來趕他。褚標見此光景，也知道自己闖莽，並不怪他，忙對着巡捕官打了一躬，堆着滿臉的笑，向巡捕說道：「諸位老爺們有所不知，咱有個至好的朋友，姓黃名叫天霸，現在施大人前做中軍副將。咱特來尋他，叙談叙談。既是衙門內不許閒人擅入，就煩諸位派個人進去，向黃天霸通報一聲，就說褚家莊褚標特來與他相會。一來與他叙別，二來給大人請安。咱就在這候信兒，再行進去便了。」那巡捕官聽了這話，暗道：「這老兒還與我們大人相識，又與咱們中軍是至好朋友。看他這樣，大概也是個強盜出身。咱們幸而不曾得罪於他，不然，要被黃副將知道，咱們定然要討沒趣。」巡捕官一面也帶笑容答道：「原來你老與咱們中衙門裏黃老爺是至好，咱們實不知道，多有得罪。但是黃老爺雖是督轅的中軍官，他另有自己的衙門。除三八衙門期來此辦公，平時却不在此裡。有時大人傳見，他才來此呢！咱們派人領你老去便了。」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親兵，帶領褚標向黃天霸衙門而去。褚標亦喝令莊丁，趕着騾車，一同前來。

不一會已到，當由親兵到號房內，先說明原委。那當差的即通報進去。此時褚標站在大堂上，立等不過一刻，只聽裡面傳出一聲：「伺候！」那衙門內兵役，個個齊立兩旁。又見媛閣門開，黃天霸打從媛閣後走出，趕着走到褚標面前，說着（二）：「老叔遠來，未曾迎接，多有得罪，請裡面坐罷。」說着，便打躬，隨即拉着褚標的手，一齊進入裡面。當由管儀門的人將媛閣仍然關閉。黃天

（一）些——當作「着」。下皆改。

（二）着——當作「道」。

霸將褚標讓入書房，天霸重行見禮。彼此坐下，有家人獻茶。天霸便問道：「老叔行李現在何處？」褚標道：「現在大門外，還帶了個莊丁，一輛驢車。」天霸當即着人將行李物件搬進來，安放停妥，又將牲口上槽喂料，車輛放在空屋。莊丁自有人照應，不必細說。天霸又道：「自去年（一）惜月間，與老叔別後，不覺又過新年兩個月了，老叔精神是康健的。此間大人亦時常念及老叔，亟思老叔到來，談叙談叙。等一會兒，小姪當同老叔去（二）到大人那裡去。」褚標道：「便是老朽，也是時常念記大人。去年就要前來，後因家中有些瑣事，所以直到今日。昨因有個朋友從這裡經過，到老朽那裡，說及大人許多的好處，實在難得。老朽聽了此話，恨不得即日就來，看看大人德政。今到此間，看這城內的光景，真是名不虛傳。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極了。還有那計賢姪、李五哥、關賢姪等人，並張家媳婦，想也都好。」天霸道：「計大哥等人都好，便是你老姪媳婦也好。」說着就喚當差的道：「你進去告訴太太，說褚老爺子來了，叫太太出來見禮。」褚標正欲阻着，當差的已答應着進去。

不一會子，張桂蘭帶着兩個丫鬟走了出來。褚標看見，忙着起身。張桂蘭已進了書房，先向了褚標請叫了一聲，這纔向上端端正正拜了兩拜。褚標已回了一禮，趕着攔住。張桂蘭也就起來，在對面下首坐定。丫鬟站立背後。張桂蘭向褚標說道：「自去年在咱家裡見過老叔以後，不覺又是半年了，時常記念你老人家。」褚標道：「咱也是記念你們。」

褚標、黃天霸、張桂蘭三人正在閒談，忽見有個當差的走到黃天霸面前，說道：「回爺的話，現在門外有個小孩子，年約十三四歲，口稱姓賀名喚人傑。他老子名叫賀天保，說與爺是結拜的兄弟。這

（一）年——原本無。

（二）去——當屬衍字。

賀人傑，是奉他母親之命，特從山東前來見爺，說有話面稟。爺還見他不見？」來見欲知黃天霸「一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〔一〕 來見欲知黃天霸——此句當有訛脫，疑作「欲知黃天霸見與不見」。

第三百回

黃天霸仗義撫孤兒

施賢臣誠心留壯士

却說黃天霸叫當差的將賀人傑帶來。那當差答應着出去，不一會子，將賀人傑領進。黃天霸遠遠看見，但見賀人傑年約十三四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塗硃，兩道蛾眉，一雙俊眼，高鼻梁，潤口，頭戴一頂童子冠，一朵朱纓，戰巍巍頂門高插，身穿一件月白湖縵洒花直裰，內襯大紅綉花緊身短襖，蔥綠束腰，長拖至足，下穿元（一）色湖縵洒花棉馬褲，腳着薄底緋緞綉花快靴。滿臉忠義形容，渾身英雄氣概。大踏步跟着當差的走進書房，站定了脚步，望着當差的問道：「誰是咱四叔父？」當差的便指了一指，賀人傑便搶三步，走到黃天霸面前，說道：「咱姪賀人傑，給叔父叩頭。」說着叩下去了。此時褚標、張桂蘭二人見了這年幼英雄，不由得極口誇獎。獨是黃天霸見此情形，不覺的心內一酸，撲簌簌落下了兩行英雄眼淚，哽咽着說道：「咱姪兒罷了，且起來講話。」賀人傑當即站起。黃天霸便指着褚標道：「這是褚老英雄，賢姪當以祖父禮相見。」賀人傑聽罷，復又恭恭敬敬給褚標見過禮，站了起來。又指着張桂蘭問黃天霸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黃天霸道：「此是你嬌嬌。」賀人傑聽罷，又至張桂蘭面前說道：「嬌嬌在上，姪兒有禮。」說着，也叩下頭去。張桂蘭趕着還了半禮，即拖他起來。黃天霸

（一）濃元——當作「玄」，下徑改。

便命賀人傑坐下，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賀人傑道：「今年十三歲。」黃天霸道：「你母親康健麼？」賀人傑道：「咱娘甚是康旺，叫給叔父請安。」黃天霸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怎麼這老遠的路獨自前來？你母親怎麼放心的？」賀人傑道：「咱娘聞得叔父現在已做了官，跟着施大人在此。因此，咱娘叫姪兒來投奔叔父，請叔父安。」在大人跟前，圖個小小前程，將來代皇帝家出點力。一來不負咱爹生前的志願，二來自己也可藉着叔父的力，圖個功名。咱娘還叫給叔父講，請叔父看姪兒是個孤兒，不要忘與咱爹結拜之義。就便姪兒有什麼不好，請叔父看其年幼，只當叔父親生的兒子管束，將來好給姪兒成人。再，施大人面前，也請叔父轉求大人，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，不意中途忽遭慘死，未能報大人一些恩德，還求大人看顧姪兒，好給姪兒代咱爹報大人的厚恩。」黃天霸聽了這話，心中甚是難受的，就是褚標、張桂蘭聽了，也覺代為歎惜。

黃天霸道：「咱與你父親雖是結拜，義勝同胞。咱正恨不能遠顧姪兒，今既來此，咱當格外照顧。但你是你年紀太小，無事可做，且權在咱這裡習學些武藝，再過兩年，等你大些，咱自當與你轉求大人，圖個前程與你。」賀人傑道：「叔父在上，咱在咱娘面前，授了幾年棍棒槍刀，叔父不信，當面請試一試，若有不精之處，即請叔父指教。」說着，站起身來，將那月白湖縐外罩脫去，右手在背後將軍刀掣出，向着褚標、黃天霸、張桂蘭三人說了一聲：「放肆。」撲的一聲，如一陣旋風般，一個箭步縱到院落，在當中站定，擺了架式，手執單刀，舞將起來。先還慢慢的飛舞，愈逼愈緊，直到末後，只見一道白光盤旋上下，對面看不見人。褚標、黃天霸、張桂蘭三人看到此處，齊聲喝采道：「小小年紀，有這等刀法，真不愧

了。喝采聲未完，賀人傑已收住刀，復打個箭步，跳入書房以內，說道：「姪兒放肆，還求褚老爺子、叔父、嫡母指教。」褚標等再看賀人傑，面不改色，大家更自驚愛。却好當差的來請吃午飯，張桂蘭便辭入內室。

飲酒之間，黃天霸又將賀人傑之父天保當日在江都縣如何行刺，如何投順，施公如何勸接天鵬〔一〕等，二人改邪歸正，撲天鵬等立意不行，後來三雄絕義，後來賀天保被飛鏢打死，前後對褚標說了一遍。褚標道：「老朽當日聽人傳說，賢姪逼死義嫂，砍死義兄，也怪賢姪不義。後來知道有那些情節，才知賢姪是迫於不得已。便是天保賢姪，也是一團美意，勸他們向上，爭奈他們恩將仇報，反忘當年情義，將天保賢姪死于非命。今日看來，天保賢姪有這樣一個好小子，也不負他當日一番苦心。咱明日見着大人，倒要給人傑這孫兒在大大人面前竭力的保舉，求大人格外的看顧。」賀人傑聽說這話，當即出了位，走到褚標面前，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謝老爺子關切。」褚標趕着拉起來，便笑對天霸道：「這小子倒乖巧的很，有此武技，又有如此聰明，將來不在你我之下。」重行入座。

席間，褚標對着衆人，甚誇賀人傑武藝高強，聰明伶俐。衆人也自隨聲附和。飲酒已畢，衆人散去。天霸就請褚標在小書房安歇。將賀人傑領入上房，又囑咐張桂蘭妥爲照應。褚標到了小書房，便將帶來的土產取出來，叫人送了進去，又吩咐莊丁明日先回，驢車仍帶回莊。吩咐已畢，這才安寢。次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點。換了服式，央着黃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門，見施公請安。黃天霸

〔一〕撲天鵬——即拍「前傳」中出現的「撲天鵬」，下文出現之「撲天鵬」亦即此人。有關此人之情節亦稍有矛盾，爲保留原貌，本書不作改動。

答應，當即同褚標出了自己衙門，直往漕督而來。到了漕督衙門，黃天霸即進入裡面見施公，請過早安，便將褚標求見的話稟明。施公大喜，隨即請見。施安跑出來，見着褚標，彼此便先行了禮，然後施安帶領褚標入內。褚標一見施公，便行下禮去。施公趕着拉起道：「老英雄切不可如此，且請起來。」褚標立起，施公請他坐下，便叫人奉茶。然後施公說道：「某時刻記念老英雄，為何直到今日才至？」褚標先將以上各情回答了一遍，復又說道：「還求大人恕民人來遲之罪。」施公道：「老英雄說哪裡話來，但有一件，老英雄既已到此，可不能急急就去。」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一回

賀人傑神技取風旂 余成龍巧智盜印信

話說褚標既見施公，談了一會，施公便留褚標在淮安多住些時，褚標本有此意，今見施公實意相留，也就當面答應。當日，施公就相留褚標在衙門內吃午飯，並將衆英雄齊集衙內，招呼廚房，備下兩桌。施公、黃天霸、褚標三人一席，關太、何路通、李昆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一席。大家皆叙別情，歡呼暢飲。

酒席中間，施公談起往事道：「某初任那江都，巧逢賀義士改邪歸正，因他一人，後來引荐了許多豪傑。某所以得有今日者，皆賀義士之力也。可惜賀義士中途猝遭慘死，今日諸君皆身受國恩，得皇上加官祿，獨賀義士不能享受，實是可嘆！」褚標道：「賀天保中途慘死，是他命該使然。仍蒙大人念念不忘，足見大人恩高義重，民人正爲此事，擬欲轉求大人，只是不敢啓齒。」施公聽了忙問道：「壯士有何事件？只管說來，大家斟酌便了。」褚標道：「只因賀天保死後，留下一子，名喚人傑。彼時才得六歲，跟着賀天保的妻子撫養，今年已交十三歲了，昨日由山東來此投黃副將。適值民人先到，在黃副將衙門裡見着這賀人傑，年紀雖小，頗有胆識。民人當時以爲他這小小年紀，必然同着伴兒，或是與他母親同來。及至問他，說是奉他母命，一來因他父親受大人的大恩，未曾報答，使他前來給大人請

安、藉圖報効，二來知黃副將現已做官，叫他投黃副將圖個前程。因此辭了母親，獨自到此。黃副將聽他這話，便與他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前來給大人請安，力圖報効則可，若說叫我圖個前程，我看你年紀幼小，力量又小，有什麼事可做呢？不如且在這裡，學着武藝，過了三五年，等你武技會了，再議罷！」哪知賀人傑聞了黃副將之言，不由的發躁起來，當即說道：「若說年紀小，我已是十三歲了，若說武技，那刀槍棍棒，雖不能精熟，也還件件會使。」說着，他就將外面大衣掀去，在背後拔下單刀，不由分說，一個箭步，跳入院落之中，便使起刀來。民人與黃副將看他舞了一回，却是刀法精純，毫無破綻，真不愧他誇口。而且這小小年紀，有此武藝，有此胆識，實在難得。今早黃副將本擬帶他前來給大人請安。施公聽了，不由的笑容滿面。因嘆道：「賀天保雖死，得有此子，可從速領來，與某相見。」黃天霸聽說，隨着人前去喚他。

不一刻工夫，只見當差的將賀人傑帶領前來。施公見了賀人傑，一表非俗，滿臉的英雄氣概，心下甚是歡喜，便喚人與人傑添上座頭，命人傑入席吃飯。人傑復又給施公謝了座，又請了安，然後在天霸下首坐定。施公問道：「你今年多大歲了？」賀人傑道：「十三歲。」施公又道：「本部堂才聞得褚老英雄說，你的武藝很好。我看你小小年紀，有甚麼武技，可對本部堂說來。」賀人傑說道：「咱交八歲，咱娘就教咱刀槍。到了十歲，咱娘又教咱棍棒，並教咱飛簷走壁。咱有時不肯，咱娘就要打咱，還說：『多一身好武技，又說咱這黃叔叔本領更好。叫咱學好了武技，來見大人，求大人賞個官兒給咱，一來給咱爹報恩，二來咱好圖個上進。因此刀槍棍棒都會，飛簷走壁也會。如果大人要試試，

咱便勉強使兩套。」施公道：「那院落中旗竿上那面順風旗，你可取得下來麼？」賀人傑見說，調過頭來一望，便道：「遵大人的吩咐。」說罷了轉身，他已一個箭步，到了院落。

施公與褚標等衆人齊向外觀看，只見賀人傑如同猴兒上樹一般，已是上了旗杆頂上。再一轉眼，賀人傑已將順風旗取在手中。又復輕轉身軀，用了個猿猴墜枝架式，將兩隻腳倒挂在旗杆上，那旗杆斗子之上，手中執着順風旗，迎風舞了一回。復將身子向後一縮，又向前只一縱，便如燕子穿簾一般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賀人傑已由旗杆上穿入廳內，腳踏實地。彼時施公見賀人傑由那旗杆上平穿下來，口裡雖然喝采，心內却是甚爲担驚。及至賀人傑已到了面前，又見他請了一個安，雙手將順風旗呈上，不但施公極口贊賞，就是褚標、黃天霸等人個個無不驚訝。

當下施公一面叫賀人傑入座，又叫施安去取十兩銀子，賞他買一套衣服。黃天霸又叫賀人傑謝了施公，這才入座。施公因嘆道：「賀義士義勇半生，今得有此子，雖在黃泉，亦當含笑。本部堂自當另眼看待，即黃賢弟亦要加意撫育，不負當初結義之情。」黃天霸亦即唯唯道：「末將敢不遵命。」於是大家暢飲，直至日落始散。褚標、人傑仍自回天霸衙門中，關小西也自回本署，李昆等仍在本衙門當差。

從來樂極生悲，是一定之道理。只因施公自放了漕督，由出京以來，直到了淮安，沿途上訪拿的那些惡棍土豪、強梁大盜，實在不少，怎能一律肅清？且說淮安府東北，與海州交界地方，有座高山，這山名叫做摩天嶺。這摩天嶺高與天齊，巉岩峭壁，真是險峻。內中有夥強人，爲首的姓余，名喚成龍，率領着頭目嘍囉，在此佔據，平時並不劫掠往來客商，崙門打劫那等富貴人家，因此左右頗爲安

靜。這余成龍具着一身本領，飛簷走壁，無一不精。聞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，他偏要顯顯本領，因此前來盜取印信。

畢竟印信能否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二回

施賢臣失去印信 衆英雄議訪強人

却說施公正在書房秉燭觀書，忽見由廳戶外送進簡帖一個。施公取過來一看，上面寫着：「過天星特借印信一用，日後着人來取。」施公看罷大驚，一面吩咐施安速去守印信，一面飛傳黃天霸、李昆等人。少時黃天霸等人齊集，就連褚標也進來。施公即將簡帖與大家看了，褚標忙問道：「大人可曾差人去看守印信沒有？」施公道：「已着施安去看守了。」褚標不勝驚訝道：「大人中了那人投石問路的計了。」施公道：「怎麼爲投石問路？」褚標道：「來人本不知印信在於何處，所以投此簡帖，令人設疑。若不使人看守，他却無法可想。今已着人去看，是領了他去，印信必失無疑。」

正議論間，忽聽東首一片聲喧，報稱有失。褚標等聽得，趕緊前去看視，乃是東首耳房前面窗戶紙燒着，無甚緊要。黃天霸等知道衙門內有了強人，正擬分頭去捉，一眼瞧見施安也在那裡張羅救火。褚標忙問道：「施大爺，你看印信如何？」施安道：「剛才看了，絲毫沒動。」褚標道：「你又中了他的計了，你再去看看。」施安慌忙跑了，飛奔進去看視，見那印信箱（一）仍擺在那里，只是那上面銅鎖已落下來。施安忙將印信箱開了，望裡一看，只吃一驚，非同小可，果然一顆黃金印已不在箱內。施安隨

（一）箱——原本無。